



看得见的文学

——影视创作漫谈

王愿坚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亚明

装帧设计:刘林林

版式设计:赵迎珂

责任校对:张 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得见的文学——影视创作漫谈/王愿坚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6

ISBN 7-01-002707-2

I. 看…

II. 王…

III. ①电影文学剧本-创作-文集

②电视文学剧本-创作-文集

IV. 1053.5

看得见的文学——影视创作漫谈

KAN DE JIAN DE WENXUE
—YING SHI CHUANGZUO MANTAN

王愿坚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86千字 印数:1—4,000册

ISBN 7-01-002707-2/G·131 定价:12.00元



作者 王愿坚

0A730/03

序

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大都是愿坚生前在 80 年代发表的。内容
有他自己的创作经验谈，也有对当时的电影电视创作中的一些问
题的看法。那时，中国文艺界在被禁锢了 10 年之后，正处在复苏
阶段，各式创作会议频频召开。文艺界的朋友们都认为王愿坚不
仅有成功的作品，而且在创作上有他独特的见解，于是很多创作
会议都来邀请他参加并要求他发言。这本集子里的部分文章就是
在这些会议上的发言，以后又整理出来发表在杂志上，也有一部分
是编辑部专门约稿写成的。

愿坚从 1944 年参加革命，不久就在部队从事新闻工作，1952
年调到北京《解放军文艺》编辑部。1954 年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
《党费》，从此就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他的多篇小说如《党
费》、《七根火柴》、《三人行》、《普通劳动者》等先后被选入大、中、
小学课本。

1972 年以后，愿坚转向电影文学剧本创作，除了《闪闪的红
星》外，还有电影《四渡赤水》。

他写的小说和电影，大部分内容是革命历史题材，写三年游
击战争，写红军过雪山草地。有革命领袖形象，也有红军战士的
光辉形象。

也许是因为愿坚写的是革命历史题材，所以小说发表和电影

上演以后，越来越多的单位来邀请他去讲革命故事，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从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到大学的共青团团委书记都来邀请，“文革”以后，工厂机关甚至科学院、研究所的党委、工会也来邀请愿坚。而他，只要能抽出时间，不管是不知名的小学校、小工厂，甚至是监狱，还是有名的大学、单位，他都去。于是他的革命历史故事就随着他的足迹远到长征路上、云南边疆。他在北京市少年宫作的传统教育报告的录音记录，一直传到了海南岛。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海南岛的一位朋友把录音稿的复印件寄给了愿坚，并写信嘱咐他要小心。果然，不久“四人帮”就开始追查，幸亏少年宫的同志们巧妙地搪塞过去，才算免去了一场灾祸。

愿坚在 301 医院住院期间，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有一次他和我一起回忆往事，提起几十年来作传统报告有过多少次，（除了愿坚在“文革”中被摘去领章帽徽的时候以外）其中包括他没有发表小说以前给少先队员们讲故事，我们粗略地算了一下，报告会总共在 500 次以上。因此，他的故事会和他在各类创作会上的发言，就成了愿坚文学生涯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这当中又出现了一些有趣又感人的事情。

有一年愿坚去山西某空军师给飞行员们作传统教育报告。传说这个师有苏联夏伯阳部队的雅号，战斗作风雷厉风行，但飞行员们却好动不好静，不大爱听政治报告。这次大作家去作报告，他们也仍是低着头蔫蔫地坐在会场里。愿坚走上讲台看见这一情景，心里就明白了一大半。他稍一定神就借用雨果的话作了开场白。他说：“世界上最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辽阔的是天空，而最最辽阔的是翱翔在蓝天上飞行员们的心灵！”

“哗——”刹那间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掌声！飞行员们顿时容光焕发，神采飞扬。整个报告会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进行的。

有一年我刚调到一个乱班任班主任。正巧愿坚有点空，我见缝插针想借他的“东风”。悄悄地请他给我新接的这个班讲一次故事。那时正是“信仰危机”的年代，班上叽叽喳喳地说话声不断，但当愿坚讲了几分钟以后，教室里静下来了，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把同学们带到了那个血与火的年代……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由于国民党军队对山上的游击队实行封锁，山上断了粮。领导派一名15岁的女少共队员（那时没有共青团组织，少共比共青团年龄略小）下山，让她扮成一个叫化子去山下筹粮。她下山后发现原来的联络点已被敌人破坏了，小姑娘只好挨家挨户乞讨。好不容易讨了些残羹剩饭，上山时被敌人发现，受了伤，躲进了一个山洞。当山上的游击队找到她时，她已经牺牲了。在她的身上压着一块石板，石板上放着盛着米饭的篮子，而她的嘴里却含着青草！她为解除同志们的饥饿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讲到这里的时候，教室里发出轻轻的唏嘘声。这些不知道伤心是什么的年轻人，此时流下了悲痛的眼泪。

我这时才明白，愿坚有时从报告会回来说，坐在前排的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听得泪流满面是怎么回事了。

最感人的是一位读者的来信。那时我们住在东城小雅宝胡同。那天下午，愿坚在我们的卧室兼他的书房里拆阅邮件，我正在里屋忙着什么。只听他叫我：“亚尼，你来！”我不知出了什么事，急忙出来。只见愿坚感情激动地坐在书桌前的藤椅上，他朝我用手指了指桌上的邮件。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见桌上一大堆大大小小土黄色牛皮纸的信封上，摆着一本旧的愿坚的小说集《普通劳动者》。我知道这个集子是为纪念建国1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但在“文革”期间曾被作为“毒草”批判。那时有的同志把愿坚赠送给他们的上面有愿坚题词签名的这本小说集退还给他。现在我挺纳闷，“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作家们的冤案也已经

平反了，是什么人还会把《普通劳动者》当作“毒草”退回来呢？愿坚似乎看出我的心思，他说：“你翻开来看看。”我拿起书翻开第一页，什么也没有。一直翻到最后一页，见上面有一张粘贴得非常仔细的信纸，信纸上这样写着：

“愿坚同志：

在10年浩劫的焚书禁书的日子，我担着风险，把这本书藏在我的‘深闺’，藏在我的心里。那是因为我非常喜爱这些作品。今天，作家和作品一起恢复了本来面目，我仍然珍藏着它。

昨天听了您的报告，今天我把它找出来，20年了。作为一个特别喜爱您的文章的读者，要求您在这本书上为他写几句话。……”

我看了以后非常激动。一个作家最高的荣誉和奖赏，莫过于读者喜爱他的作品。更何况那是在什么样的年月呀？！作家本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作品被作为“毒草”受批判。在那样的年代读者却仍然坚信这些小说是好作品而热爱它，而珍藏它！

面对读者如此的深情厚爱，我们俩面对面地，久久浸沉在激动里，许久没有开口说话。（这本集子后来一直保存在愿坚的书柜里，直至今日。我想愿坚很可能把新的再版的《普通劳动者》签上名寄给他了。读者名叫王金锋，我在此谨表敬意。）

80年代中期，愿坚担任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美系系主任以后，从创作转向了文学教育工作。以前那样上千人的大型报告会就很少参加了，可是登门来求教的人却多了。有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也有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的学员。有一对大学文学系的夫妇，带着他们的电影剧本来找愿坚。他们从事教学多年，但搞创作还刚开始。剧本写的是三年游击战争中，陈毅元帅的一段往事。愿坚在家里和他们交谈了半天，并用了近一星期的时间，仔细阅读

剧本，列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夫妇二人没有想到愿坚对剧本的修改意见竟下了这么大功夫。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有趣的是在剧本拍成电影、召集各界征求意见的时候，有一位当年和陈毅元帅一起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老同志起来发言，他说：“陈老总那时骑的是一头小毛驴，电影里怎么变成了大白马？这不真实，不真实！”愿坚回家后向孩子们绘声绘色地说完这一情景后，哈哈地放声大笑。电影是我和愿坚一起去看。银幕上，陈毅元帅为了减少目标，把大白马“放归自然”，是那样一种难舍难分的情景：高的大白马映在江西葱郁的密林中，一步一回头地与元帅离别。依恋之情分外感人。景美情浓，表现了革命领袖高尚的人情美。使情节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看愿坚的高兴劲儿，我就知道这一招准是他出的主意。

愿坚说过，他要把人世间最美好的事物送到读者和观众的面前。在他一生中，不论是自己创作，还是帮助别人修改小说和电影剧本，以及作传统教育报告，他都努力去实现这一愿望。

五十中学的高三年级班主任易道寒老师，有一年曾带着学生来家里和愿坚座谈。在愿坚去世以后，易老师写了一篇怀念文章，文中提到了这次座谈，她这样写道：

“那是一个阴郁的季节，在‘信仰危机’的寒流中，我领着几名高三学生走进了你那仅有14平方米的、终年潮湿阴冷的写作间……

在极其紧张繁重的写作任务中，你居然舍得三个半小时的光阴，为了开发这些幼稚青年心间的绿地，为了点燃这些幼稚青年心间的火焰！

你说得那样纯朴，那样坦诚，像聊家常，却又似发宣言。跨出你那寒素的小院，一个只信上帝的男学生对我说：‘王愿坚就是一只路标，从今天起，我相信中国确有真正的共产党人！’

你从‘上帝’的麾下，将一个孱弱的灵魂重新塑造成了一个新时代的青年！

在那 12 名访问过你的学生中，不久，有 3 人已经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了。”

* *

在这个集子付梓前，出版社让我写一篇序言。序言本该对其文章的特点、价值做些评价，但作为作者的妻子，我不想这样做。作品到底如何，还是由读者自己去评价为好。

我只是想，愿坚生前，许多读者很希望知道他在“铅字”以外的一些情况，我于是借此集子出版的机会，拉拉杂杂地写了以上这些不算故事的生活小故事，权作序言。如果它多少能满足读者的上述要求，而且能对读者理解这些文章有所帮助的话，那我真是喜出望外了。

愿坚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酝酿着要出两本集子。一本小说创作评论，一本电影创作评论。他在工作的空隙时间仔细地审阅稿件，甚至把稿件带到 301 医院去，但他的病情很快恶化，以致电影《闪闪的红星》的创作经验一稿没有来得及修改，他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在他弥留之际，他要我务必将《闪闪的红星》创作经验一稿，请陆柱国同志修改。因为那篇创作谈是在“四人帮”时期写的，被强迫贴上了学习样板戏的“标签”。陆柱国同志知道后很快就将稿件修改完毕。我在这里向陆柱国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文稿在书柜里躺了已有 7 个年头了。今年，小说创作评论集已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同意出版。这一本电影创作评论集在孩子们的协助下（特别要提到的是侄儿王伟从联系出版社到看稿、编辑成册，倾注了不少精力，花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又获准在人

民出版社出版，使得愿坚的遗愿得以实现。在这里我替愿坚向人民出版社的有关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也谢谢为这本集子的出版而出过力的孩子们！

翁 亚 尼

目 录

序	翁亚尼(1)
人·人性·人情	(1)
人·命运·心灵	(9)
思想和思想力量	(18)
谜的启示	(26)
美的精神和美的电影	(33)
电影,看得见的文学	(42)
写透 写深 写活	(46)
电影创作需要理想之光的照耀	(51)
写出人物和党的精神联系	(57)
时代·崇高·艺术勇气	
——看 1983 年部分影片的几点感受	(61)
革命战争的银幕表现	
——军事题材影片创作断想	(71)
创作者的灵魂先要净化	(82)
漫谈电影文学的人物性格刻画	(86)
小说与电影的关系是怎样的	(104)
高唱革命军队和军人的歌	(106)
战争在心灵里打响	

——电影剧本《远离战争的年代》欣赏随笔	(108)
给革命历史以艺术生命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断想	(111)
要从“史”里找到“诗”	(115)
史中寻诗	
——电视文学剧本《复归》欣赏随笔	(117)
史里寻诗	
——赞《让历史告诉未来》	(122)
为英雄时代传神	
——影片《梅岭星火》欣赏札记	(127)
革命历史的深情呼唤	(130)
人民呼唤我们归来	
——在电视连续剧《重返沂蒙山》研讨会上的发言	(133)
向着真实,向着伟大	(137)
从特殊里开掘	
——《这里通向天国》欣赏随笔	(139)
喜看电视剧《大学生和小篾匠》	(142)
勿忘文学性	(145)
再现革命的去	
——《四渡赤水》编剧的心愿	(147)
改编电影文学剧本《闪闪的红星》的一些体会	
——在短篇小说创作学习班的发言	(152)
提高电视剧的文学价值	
——在陕西电视台的讲话	(178)
电影与文学	
——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讲话	(196)
后 记	王 伟(239)

人·人性·人情

一

电影是写人的。电影文学就是电影人学。

写人，向着人的心灵掘进，在银幕上捧出美好的心，这种艺术劳动实在令人喜悦而神往。

但是，如果把一些优秀影片多看几遍，对着这一颗颗活蹦乱跳的心仔细注视一会儿，就会发现：这每颗心上都长着一根粗壮的血管，血管里流着一种奇妙的东西。这种东西叫做人性和人情。

原来电影艺术家还有这么一个秘方和窍门！这些能手们，在造心的时候，没有忘记为它造上动脉和静脉，使它活着。

二

果真这是一个什么奥秘么？其实不然。文学艺术作品表现人性和人情，它和文艺本身一样古老，倒是个“祖传秘方”。早在一千五百年以前，文艺评论家刘勰就总结了前人的实践，概括过这条带规律性的经验。他说：创作，是“情动而辞发”；欣赏，是“披文以入情”。人性美和人情味，从来就是文艺作品感染力的要素和联系创作与欣赏的纽带。

文艺创作是以人为研究对象和工作对象的。写人，就要描写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写人和人的关系。正是在这个人与人的关系之间，弥漫着人性和人情。怎么能够设想，以具体的人为中心的文学艺术，却不写人性和人情？！所以，文艺要写人性人情，不是奥秘，而是常识。

但是，懂得这个常识，我们曾经付出了多么高的代价呵！

把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弄成了问题，而且一度成了大问题；把本来极有价值的东西扔掉、赶走和砸烂，毁灭给人看，这是真正的悲剧所在。早在 60 年代初，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就在一个谈论电影的会议上尖锐地批评过：“把‘人性论’、‘人类之爱’、‘人道主义’、‘功利主义’都弄乱了。”弄乱，本来就够悲惨的了，而这个“乱”落到了林彪、“四人帮”手里，就被搞得更加混乱不堪、荒谬绝伦。他们在人性人情和“人性论”之间划上了等号，不论作品写的是什么样的人性人情，一概贴上“人性论”的标签，关进了监牢、送上了法庭，从而使文艺不通人性、灭绝人性。

这段要求文艺更有人性和无情扼杀人性交织着的历史，这段因为描写血泪而招来血泪的历史，还没有过去多久。这里面有多少可以记取的经验和教训呵！

记得 1959 年在部队一个谈论短篇小说的座谈会上，遇到巴人同志。他对我说：“我不信文艺是无情的东西。除非作者本身就无情。”他又说：“要通情达理，万万不要‘矫情’！”这位率先轻声呼唤文艺中人性人情“魂兮归来”的老文艺战士，当时已经挨了“人性论”的棍棒，可他还是捂着脑袋继续深情地呼唤着。

就在那人性人情被人从花园里放逐到荒凉的沙漠的时候，也还有人小心地然而果决地走向人性和人情。一位知名的剧作家，曾经和少数同志私下里谈过他的实践体会，“什么是香花呢？”他把声音放低了说道：“就是要大胆地写人性人情，写到只差半步就成了

人家说的毒草了，那就是香花！”在这里，香花和毒草的概念，都有那个时期的特定性，对于现在和将来的青年人也许还得略加解释，但是对于从那时走过来的创作人员，却是不难理解的。时至今天，重新念叨这句话，仍然还可以感受到它所饱含着的辛酸，看到一个艺术家的胆识，体察到其中蕴蓄着的可贵的艺术经验。

什么“悬崖”“禁区”？什么“边缘地带”？文艺创作写人性人情，就其性质来说，本来就是鲜花芳草自由生长的广袤原野，是文学家艺术家纵马扬鞭的疆场。

仅仅讨得个“可以写”是不够的，很不够，而是应该写、必须写，应该在我们的文艺创作中理直气壮地抒写人性美、人情美。

三

把一个活生生的东西长期监禁和放逐，大约终究是不行的。是血液就要流向心脏，是灵魂就得归来。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文学艺术创作必须表现的人性人情，终于又随着春温漫步走了回来，进了评论家的视野，上了文艺创作者的笔端，也进了电影摄影棚。这是件可喜的事情。

文艺和人性的关系，既是个复杂的理论问题，需要通过正常的探讨和论争，把它研究清楚；又是个重要的实践问题，要求文艺创作的实践来探索和回答。

问题本来就复杂，又把它弄乱了，就更其复杂。而令人奇怪的是：把问题弄得复杂化的手法，却是简单化的。回顾一下人性人情遭受冷落和排斥的历史，可以看到：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把无产阶级人性和人情简单化，只讲斗争性，不讲同一性，只讲恨，不讲爱；二是把无产阶级人性人情绝对化，认为只有阶级性，不承认不同阶级的人有相通的方面，有共同的人性，

不承认共同人性与阶级人性统一的人性。简单化和绝对化,对于学术和文艺都是有害的,它把本来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那一部分,排斥、驱赶到了不该去的地方,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了混乱。

把这样一个搞乱了的问题弄清楚是不容易的,还有待时日,有待深入研讨。

但是切不要把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文艺表现的人性看作是一个东西。

如果把两者区分开来,那么,我认为,只承认“共同人性”,并且把它说成是“人类自然本性”,这种说法和认为只有阶级性的人性的说法一样,同属简单化、绝对化。我赞同这样一种主张:人性指的是共同的人性与阶级的人性统一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人性,主要地表现为阶级性的人性,这是由各阶级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但是,主要并不是总体和全部,还有共同的、相通的东西,共同的爱好、趣味和感情。两者辩证的统一,才是我们所说的人性,也才是文学艺术所应表现的人性。

对于文艺创作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人性的这两个方面统一在人的个性之中,历史地具体地体现在“这一个”人的个性之中。

于是,我想到了影片《啊!摇篮》,想到了女主人公李楠。李楠,是我们整个电影艺术画廊里一个极具特色的艺术形象。她被塑造出来,不仅是艺术上的一次创造,而且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母爱,爱孩子,这是颇带共同性的人性。然而,由于阶级搏斗的烈火猛烈烧灼和独特的思想历程,李楠偏激了。她不爱孩子,甚至讨厌孩子。她失去了对孩子的人性和人情。这好不好呢,不好,很不好,是一个人性不完善的形象,是一个人性被扭歪了的形象。随着生活和斗争的发展,我们看到母性慢慢地回到了她的心间,她对孩子从冷漠到热爱,从冷峻到温柔,人性在复苏,在完善。这种合乎人性、富有人情的表现,通过她的具体个性体现出来,而且呈现了新的升华。当

她怀里的亮亮醒来，朦胧中喊她“妈妈”，而她也激动地应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动人的人性美、人情美。

在我看，这，就是共同的人性与阶级的人性统一的人性。

四

电影艺术作品要不要表现人性人情，这由不得艺术家的主观随意性，而是文艺特有的规律，它是从社会生活中产生出来，并为生活所决定的。

生活里充满着丰富的人性和人情，作为反映和解释生活的艺术作品，当然也就要写好人性人情。

提到人性，我常常想到解放战争时期的诉苦运动。当时，为了提高战士、特别是俘虏来的国民党士兵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清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便发动战士忆苦、诉苦。耐人寻味的是：这么一个庄严的思想教育运动，使战士懂得阶级、阶级斗争的伟大的真理的活动，却是从人性、人情开始的。参加这个运动，简直就是走进了感情的海洋，人性的水在翻腾，人情的浪在激荡。战士们，包括昨天还持枪相向的敌军士兵，都坐在草铺上、围在油灯下，回忆和谈论着自己最戳动感情深处的往事，有的从亲子之爱开始，忆起父母对自己的疼爱，而后忆起受不起地主的残酷欺压，只好卖掉了自己的姐姐。有的忆起了夫妻恩情，又谈到妻子怎样为了丈夫活命而卖掉了自身。……句句血、声声泪，从个人细微的感情、亲人之爱，引向了对阶级敌人的强烈仇恨。然后，经过追根、查整，认识了革命真理，激发起为阶级而战的自觉性和热情。

政治教育尚且如此，难道诉诸感情、形象的电影艺术创作，倒可以不重视写人性、人情？

当然，人性不是抽象的。它在具体的人的个性里。具体的人千